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論語淺釋

上宣下化老和尚講述

為政第二

◎宣公上人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
開講於美國萬佛聖城

【編按】
上人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在萬佛聖城開講《論語》，惟當時錄音設備不全，開始部份多所缺漏或不清楚，缺漏部份則由弟子補講，以藍色字體標示之；又音質不清、語氣不明或英文翻譯的部份，則以（……）標示。

（1）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2）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是「為政第二」。以前是「學而第一」，「學而」就是要學。這個為政就是治理國家。為政，就是治理國家，管理國家的事情；管理國家的事情，它第一句就說：「子曰。為政以德」。「為政」：你要是想治理國家這個政事，你應該用德行。「以德」：就用德行；你有德行了，「譬如北辰」：就像那個北極星似的，「居其所」：它處到中間那個地方，「而眾星共之」。這個共字，不是共，是拱。「拱」就是拱服。「拱服」就是人家都佩服你這個德行。你有這個德行了，大家都佩服你。

所以中國的天子叫「紫微星」，紫微星就是北斗星，就是那個北辰。「北辰」，是一個星星的領袖，在這星星都要朝拱著它，都好像向它叩頭似地，叫朝拱，向它來這麼叩頭，這叫「而眾星共之」。「居其所」：就是在北斗那個位置上。「而眾星共之」：所有的星星都向它來好像行禮似地，向它那麼朝拱的樣子。

你不要叫人不佩服，你這個當政府官員的，盡貪贓啊，受賄啊，用這個民脂民膏啊，在老百姓身上來像打油似地往出擠錢呢，那是不行的。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這個《詩經》上有三百篇，這「詩」就是《詩經》。《詩經》，就是古來中國的這種風俗、風化，這種文化的程度。那時候就是有老百姓互相作一些個歌曲、詩詞歌賦那麼唱的這種歌，就是能陶冶人的性情，就令人都很高興，很歡喜的。所以這個有三百篇；那個三百篇其中有十五個國家的風化，每一個國家是什麼樣子，每一個國家是什麼樣。那時候，是十五國的風化。

這個本來是還很多來著，只是孔子「刪詩書」，把太壞的那種都不要了，把它刪去了，「定禮樂」：訂出《禮記》這種制度，這孔子作的。所以這個「詩三百」，有三百篇，「一言以蔽之」：說用一句話就都包括了。「蔽之」，就都包括了。什麼呢，這一句話？就說的，「曰」：就他說了。什麼呢？「思無邪。」你不要盡想那些個邋遢東西，不要盡想那些個染污的事情；要想那個正經的，往那個正經的地方想；不要盡想那些個邋邋遢遢的，又是怎麼情啊，怎麼愛啊：不想那個。你不要思想那個，所以「思無邪」。

陳教授的書上印錯了一個字，那個「北」字，她那個書上印的「比」字。「北辰」，它印「比辰」，那是一個錯字。你們誰的書上如果有這個字是錯的，不要以為那個書上是「比」就是「比」了。不是；是「北」，南北的北，東西南北的北，北邊的北。

（錄音帶斷……）講課啊，多數都是用這個很淺顯的方法來講，（錄音帶斷……）願意上這課就上，不願意上就不上；我們是自由的，不勉強哪一個人來一定要上我的課。我的課，你們覺得如果沒有什麼興趣，就可以不上，都是這樣子，我們要很自由的。（錄音帶斷……）人呢，或者自己都有事情，或者對於我所講的這個東西，沒有什麼興趣，都可以自由的。

（……）我們去年打十個禪七，今年呢，沒有這個計劃。但是自己要有志同道合的，願意打禪七，還可以打禪七，因為冷的天氣可以坐禪。但是坐禪嘛，要這個真正地要勇猛精進，不要為的懶惰而坐禪。要怕冷嘛，還有我們那種暖爐子，可以把它拿出來，還可以用。四個人，或者五個人、六個人，可以用一個。總而言之，坐禪呢，有多少人可以用，就大家都一起，在那兒把它坐得不要那麼冷就好了；太冷了也是不能用功，太熱了也不行。

那麼本來在中國的坐禪呢，是不怕冷的；沒有這個暖氣的爐子在那兒烤著，沒有的。不過（……）嬌貴慣了，你要把他一凍啊，他說：「哎呀！不行。」又說：「沒有，就用不好功了。」

所以我們這兒樣樣都方便，樣樣都是很隨人的歡喜。

（……）可以在男界那邊找個房間，大家打禪七；女界那邊呢，誰願意打可以在女界那邊。那麼就是自己照顧自己，如果有什麼境界不知道的，不懂的，可以問我；我也不一定懂，不過也是本照我所知道的，我會告訴你們。我所知道的也很少的，不是全知，不是全能的。

我們這兒自由用功的。自由，這個國家是講自由的，我們就是給你一切一切都自由；我們不打香板。（……）最要緊的是不可躲懶偷安，在那兒睡覺，時時都要打起精神來用功的。（……）給你們自由用功嘛，你們就說：「哎呀！我們到這兒來修道，也沒有機會用功！這我也不能開悟啊！我也不能成佛啊！我也不能有神通啊！哎呀！我什麼都...在這兒什麼都沒得到啊！我那白費我的時間了！」哎！現在什麼都給你了。OK。（……）你們再得不到，那就不關我事了！今天就這麼多，我還你們二十分鐘。（……）不會和你們講話沒有信用的。

（3）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個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這個「道」就是引導他，以這個法律。「政」，就是政治。「齊之以刑」：叫他們都要跟著這個法律走。「以刑」：用刑。他要不跟著法律走，就要懲罰他。這叫「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這老百姓，勉勉強強地他可以守規矩。「無恥」：就是勉勉強強地，他可以守這個規矩，守這個禮義廉恥。

「道之以德」呢，要是你教化他；這個「道」就是教化。教化他，用這個德行來教化他。「齊之以禮」：你教他都守禮節。「有恥且格」：他不單有這個羞恥的心，而且他自己就小心了；格外地小心了，不會犯規矩了，不會作錯事了。所以這個不應「道之以政」和「齊之以刑」；這是不好的。那麼「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呢，這是他自己就知道往好的作了。

（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說我呀，十有五歲。「吾」：這個「吾」就是這個「我」。說我十五歲那時候，我就發心想要來學這個學問。「三十而立」：等我三十歲那時候就立得住了。「四十而不惑」：四十歲就對學問真正地認識了，沒有懷疑了。「五十而知天命」：到五十歲的時候，就知道我應該守的這個上天的這個命。「六十而耳順」：我到六十歲，聽什麼也都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了，「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我到七十歲的時候從心所欲，我心裡想什麼就可以作什麼，都不會犯規矩了。這個「從心所欲」，就不犯規矩，「不踰矩」。所以說就不越乎這個規矩，「不踰矩」。

（5）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問孝」：孟懿子，是當時一個作官的人，叫孟懿子。「問孝」：他問怎麼樣才能孝順父母。「子曰。無違」：這個孔夫子就答覆他說，你就不違背父母，這就是孝順了。「樊遲御」：樊遲給這個孔夫子駕駛車，趕車。那時候沒有機器，沒有這個噗噗
car（車），只有這個馬車。樊遲給趕馬車，這叫「樊遲御」。

「子告之曰」：孔子就告訴他，「孟孫問孝於我」：說孟懿子他「問孝」，向我問怎麼樣孝？「我對曰」：我對他說了。「無違」：我對他說不要違背父母，這就是孝順。「樊遲曰。何謂也」：樊遲他聽了這話還不太懂，就說這是怎麼回事啊？怎麼叫無違呢？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那麼孔子就說，怎麼叫無違啊？就是不違悖這個禮。「生」：這父母生的時候，「事之以禮」：用這個禮節來侍奉父母。「死。葬之以禮」：等父母死了之後，埋葬他也依照這個禮法來葬埋他。「祭之以禮」：到祭祀的時候，還很慎重其事地，很這麼不是馬馬虎虎地來祭祀這個先人。這就叫無違。

劉醫師現在要開業，她從醫以來，也沒有治死多少個人。所以給她寫一個介紹，寫一篇短短的，（……）劉葛小琴醫生簡介，我給她稍微寫幾句：

「在三藩市北行一百一十五哩，有個市叫瑜伽市，叫Ukiah。達摩鎮，我們這個達摩鎮那個地方，萬佛聖城、法界大學，所設的針灸中心，主任是這個劉葛小琴醫生。她心性很慈祥，風度也很和藹的。」「開診以來」：由這個開針灸中心以來。「熱心服務」：很熱心的，不是為錢，而是為人類來服務。尤其針灸戒菸、戒酒、戒毒等等症。「或著神效」：很奇妙這種效果。「濟世救苦」：她能令人的病苦都沒有了。「利人無量」：利益人很多。所以「故登以記之」。

我那麼來獻醜，寫了幾句偈頌，說：

「養生濟世利同倫」：這個作醫生又可以養生，又可以濟世，又可以利益所有的人類。

「針到病除各回春」：那麼都返回了好像春天，就都沒有病了。

「煙鬼至今絕蹤跡」：因為她戒煙的這個很有功效的，所以煙鬼都跑了，給扎跑了。

「酒魔」呢，「到此忌縱情」：酒魔到這針灸中心來啊，以後也不喝酒了。

「奇難雜症所來瘉」：有什麼人家治不好的病，到她這兒，她都給治好了。

「久患沉痾」：很久的那病啊，「慶更生」：也就重生了一樣。

「神農黃帝法入世」：在以前中國的神農黃帝，這個針灸的法都是這樣子。

「華佗扁鵲繼紹隆」：這種醫術，醫的這種法術，又接續起來了。

可以嗎？

（6）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7）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樣。不敬。何以別乎。

（……）「孟武伯問孝」：孟武伯也是當時魯國一個做官的人，也問怎麼樣孝順父母。孟武伯有病，什麼病呢？說不是喝酒的酒病，就是貪財的財病；都是酒色財氣，才有這個毛病，是很厲害的。所以孔子就答覆他，說，「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就是怕兒子、怕子女有病；一有病，那就是不孝了。「子游問孝」：子游是孔子的弟子，也是問怎麼樣孝順父母。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孔子就說了，說現在的孝的人，「是謂能養」：就說我能養我父親母親，這就算孝順了。好像你們這些作師父徒弟的，怎麼孝順師父的？「啊！我能供養師父。我能拿出所有我的錢，給師父買點好東西吃，叫他能活著不死，那這就是孝順了。」其實這不是的。

他又說了，「至於犬馬」：說是這個「犬」，「犬」就是狗；「馬」就是自己所養的馬了。「皆能有養」：這個馬，你也能養牠；狗，你也能養牠。「不敬。何以別乎」：你要是不恭敬你父母，那和養這個犬馬有什麼分別？那個犬馬，你也是養牠嘛。所以「不敬。何以別乎」？你要恭敬父母。

（8）子夏問孝。子曰： 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夏問孝」：子夏姓古名商，字子夏。他也問孝順父母。你看！很多人問孝順父母，孔子答覆的都不同。「子曰。色難。」「色難」；你知道為什麼孔子這樣答他色難呢？「色難」怎麼講呢？說「色」，還很困難的。果了，你說這個色難怎麼講？講一講聽聽。

弟子：不會講。

上人：啊？

弟子：不會講。

上人：哎！這很容易的。果普，妳說怎麼講？

弟子： （……）

上人：啊？

弟子： （……）

上人：這個「色難」，告訴你們，就是很大脾氣；就是大脾氣，沒有什麼特別的講法，就是大脾氣。就是想要盡孝嘛，又想對父母發脾氣，總給父母一個面孔看，總是那麼很大的脾氣。色難，就是很大脾氣。

「有事。弟子服其勞」：父母要有事嘛，這個作子女的要服勞執役，要幫忙作去。「有酒食先生饌」：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是給「先生饌」，先生來吃。「曾是以為孝乎」？這個「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要有什麼事，這個弟子要服勞執役，幫他作。「有酒食」：有什麼好吃的東西；酒食，就是好吃的東西，這一種美味。「先生饌」：先生就是父母，先吃。「曾是以為孝乎」：說這樣子算不算一個孝順呢？這是「子夏問孝」，子夏問孔子。

「子曰色難」：就是說這個沒有脾氣啊，就是孝順。這個色難就是顏色上沒有脾氣，不發脾氣。「有事弟子服其勞」：要有什麼事情，「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這個樣算不算孝呢？也就是說像前邊那個「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你給幫他作一點事情，又給他吃點好東西；可是你又對他發脾氣，那怎麼算孝順呢？

（9）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曰」：孔子又說了，說我和顏回說話「終日」：講一天的話。「不違」，「如愚」。這個字句是這樣講的，「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不違如愚」：就是我和他說什麼，他也不反對我。「不違」就是不反對我；我說什麼，他聽什麼，就好像一塊木頭似地，好像他什麼也不懂，在那兒只是聽著聽著。「如愚」：就像是很愚癡的人。

「退而省其私」：他退回去，我再考察考察他的私人的這種行為。他私人的行為，「亦足以發」：他真是照著我說的那話去做去。亦足以發，他有很多的發明，真是我說的一樣的道理，他能有很多樣道理。「回也不愚」：顏回啊！原來他不愚癡啊！這是一個很讚歎的語氣──「喔！顏回他不愚癡啊！」不愚癡就是有智慧。（……）

這是孔子和他學生，互相來討論問題，互相研究學問所記載下來的，所以這個和我們普通人講話是一樣的。你不要以為他是有什麼高談闊論，因為當時都是這樣講話。

「為政第二」：這個裡邊，所講的道理都是從政。「為政」就是從政；從政就是作官的。

那麼作官的，會作官就是愛民如子；不會作官的呢，就是害民如賊。那個「愛」字改成一個「害」，傷害老百姓，像賊似地。那麼要會作官的，拿老百姓都當自己的子女那麼看；不會作官的呢，盡偷老百姓的錢，偷老百姓的東西，刮這個民脂民膏。所以作官，這個人要是好官嘛，老百姓就都得到利益；要是不好官嘛，老百姓就都受害了。所以這個作官的，也可以害老百姓，也可以利益老百姓。

（10）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這孔子說了，說「視其所以」：說你看一看這個人，他那個背景是什麼。他所以然是什麼？他的目的在什麼地方？看一看，「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你再觀察觀察他所行所作，他這種的行為，和他所說的是不是一樣？是不是在那兒欺騙人？這就是「觀其所由」。觀其所由，就是看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到什麼地方去。

「察其所安」：你再考察考察；考察考察他這個最終的目的是什麼。他的安心，他的這種意念，他的目的是在什麼地方？察其所安，安到什麼地方，就是放到什麼地方。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說你要能這樣一看了，就會看得清清楚楚地。那個人他那種陰謀詭計，他那種壞的思想、壞的行為，或者欺騙老百姓這種手段，他就藏不住了；你會認識他了。這「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就是你藏不住了。這個人他怎麼能再藏得住呢？藏不起來了。

（11）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說是「溫故」：我們已經學習的，舊日所讀過的書，我們把它溫習溫習，就是念一遍再一遍。「而知新」：那麼又會有新的道理發現，有新的這種知識明白了。所以「溫故而知新」：你把舊有的學問，溫習熟了它，你又能知道這個現代化的學問，又能知道這個科技怎麼樣進步，哲學怎麼樣理論。這一切一切都知道了，你也「可以為師矣」。「則可以為師矣」：你這樣子就可以作一個老師了，作一個教師了，作一個教授了。你要如果那麼懶惰，自己也不學習，那就不夠作師父的資格了，不夠作教師的資格，也不夠作教授的資格。你那兒盡在騙人呢。

（12）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又說了，說是「君子不器」：君子不像一個器皿似的。那個器皿，茶杯只可以喝茶，飯碗只可以吃飯。一切的器皿，它只有一樣的用途，不能有多種的用途。可是這個君子呢，他作什麼都可以的；他不像那個器皿那麼死板板的，只可以裝東西，旁的就不會了，這是「君子不器」。

所以我們一個人做事情，什麼都可以做，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器皿，不是好像這個錄音機，只可以錄音。你叫它說話，得放那個錄音帶它才說；你要不放，它就不會了，要人來支配它。人是為萬物之靈，可以支配一切的，而不是被一切來支配的。所以「君子不器」，你不要以為人就像一個器皿，人不是機器人。現在不是有很多機器人嗎？人不是機器人。那個君子不是一個機器人；機器人雖然它能做什麼事情，但是它沒有思想，它不夠腦筋，沒有心的，所以君子不器。

（13）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問君子」：子貢是孔子一個學生，他問怎麼樣叫一個君子？你看，他大約聽說「君子不器」，他還不明白，所以又問怎麼才叫個「君子」。孔子就說了，說怎麼叫君子啊？君子要先作了，先把自己所要說的話去作去，要以身作則；不能言而不行，不能說了不算，必須要言而有信，甚至於你做到了而不說；不是說了然後不做，就是先行。「先行其言」：我先要照著我

所要作的事情那樣去作。「而後從之」：而後才告訴人，這是君子。

（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又給他解釋了，說什麼叫君子？君子沒有黨的。這個「比」就是個黨。君子是普遍的，是大同的，而沒有黨、沒有派的，這叫君子。
小人呢，「比而不周」，小人就弄出一個黨，朋比為奸，互相標榜；有一個黨、有一個派，這是「比而不周」。君子和小人分別就在這兒。

（15）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孔子又說了，說你學，也要來研究。這個「思」也就是個溫習。你光學了不溫習，「則罔」：你學多少又都丟了，又沒有了，一點也不實在的，變成一個空了。「思而不學則殆」：你要單單考慮，單單溫習溫習，你不求進步，總是在那兒研究研究，這樣子「則殆」：就很沒有進步，很危險的；危殆了，就是靠不住的。

所以我們聽到這個，每一個人自己要拿著孔子所說的話，設身處地迴光返照，想一想：「我們對這種的道理，我們應該怎麼樣作？我們作學生的，是不是盡聽老師讀給我們聽，教給我們以後，讀完了書就不管了，到時候就是靠著老師？」不是的。我們作學生一方面受老師的教化，一方面也要自己勤力來讀書，勤力來溫習，這就叫「學而有思」。那麼你如果不學，你單單思，單單去研究去，那是很危險的，很容易就走錯路了，因為你自己沒有基礎；沒有基礎，蓋上房子，很容易那個房子就倒下來。

所以我們人，在這個為學的時候是很要緊的，無論如何不能走錯路，不能誤入歧途，不能把自己這個路子走錯了；一走錯了，那耽誤你一生的幸福。

（……）我們這個男女界，有哪一位願意出來講幾句話嗎？給大家增加多一點的這種知識。我們出家人，有沒有誰願意講講話？（……）愚癡的博士，怎麼樣，講幾句話嗎？

這個「一日之計在於晨，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們這一天應做什麼的，在早晨我們要有一個準備，這一天不要做錯事。一生之計也不應該做錯事；不應該做錯事，我們要怎樣呢？就要好好讀書，好好學這個作人的基本的條件，把這個基礎作好了它，將來你建立高樓大廈，它千萬年都不會倒的；你基礎不打好了，風大了也會颳倒了，雨大了也會塌了。

所以我們作人，要首先把我們人格建立起來。建立人格是什麼呢？就要首先認清楚自己應作的事情。我們應作的事情是什麼呢？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都是無知識的，我們要幫助這個無知識的人，我們要以先覺覺後覺。現在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人，都在發顛發狂，都是犯了神經病了。全世界都在神經病院裡頭那兒發狂呢！不論老年人，是中年人，是小孩子都發神經了。

怎麼叫發神經呢？都是弄錯了。錯了什麼呢？就是因為不認識這個基本的條件。基本條件是什麼呢？就是萬佛城講的，很平常的，五大宗旨：（編按：當時是五大宗旨；第六宗旨「不妄語」，是後來加的。）

第一不爭：不和任何人去爭。我應該得的，我得；不應該得的，我不要。這不爭，不和任何人鬥爭，也就是不發脾氣。

第二就是不貪：無論你是物質啊，是金錢啦，是寶貝，什麼我都不貪。我應該得的，你要，我給你，我不貪。

第三我們就不求：不向外馳求，不向外邊去找東西去。我們先把我們自己的人格作好了；人格作好了的人，就少欲知足，沒有貪欲心。沒有一個財欲，貪財；沒有一個色慾，就貪色；沒有一個名譽的欲，就自己製造假名譽；沒有一個好吃的這個欲；沒有一個好睡覺的欲。財色名食睡這五欲，都不要了，這個有多輕鬆？走路，或是坐那兒睡覺，心裡平平安安地，沒有一切的恐懼發生。

為什麼你有恐懼？為什麼你那麼不平安？就因為被這個財、色、名、食、睡這五欲所支配了。你認為這個東西是你所需要的，（這時一隻鳥在外邊叫，所以老和尚說：）牠在那兒也來講。牠也是「師父」。那麼這五種東西把人都弄得發狂了，所以我們不求，也不自私，也不自利。能以不爭、不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無論哪一個人，要有這五種的思想，把這五個條件建立起來，這個人到什麼地方都是平安的，到什麼地方都沒有恐怖的。

為什麼你恐怖？就因為有爭心，有貪心，有所求，有自私心，有自利心。你們各位都是很聰明，很年輕的同學，我希望我所說的話，你們把它醒著也研究，睡著了也研究研究，看看這是不是對的。我不能說一定是對的，因為你所見的，和我所見的不同，我們見與見呢，雖然說大致相同，但是這個思想不同了。

那麼不同，我今天願意把萬佛城的宗旨告訴你們。你們如果覺得對你們將來的前途有幫助的話，你就不妨「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著那好的，我們要學它；見到那不好的，譬如殺人放火啊，吃毒藥啊，這一些個不守規矩的事情，我們不要學那個。我們要學得規規矩

矩，要學得這個人格敦品立德，要把我們這品行，好的品行建立起來。我們要學那個好的，不要學那個壞的。

你看這個社會秩序這麼亂，都在發狂了。那麼發狂，有沒有藥治呢？（……）這五大宗旨：不爭、不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就是治現在神經病問題的一種良藥。（……）全世界沒有一個人不發神經。你們認為是對不對？看看這個世界的人類，都是在那兒幹什麼呢？（……）你們都是青年有志氣的人，要對這一點要注意。

他們都在那兒發狂，我們是不是跟著他們發狂呢？我相信多數人不願意跟著人發狂。不單在發狂，而且都得了絕症了，都有這種沒有藥可以治好的這種病。你看他貪心那麼大，沒有藥可醫的；瞋心那麼大，沒有藥可醫；癡心那麼大，沒有藥可醫。這個也在那兒爭，也在那兒貪，也在那兒求，也在那兒自私自利，都是在那兒幹這個事情。無論你是哪一黨、哪一派，都是在那兒搞這個名堂。你要真能不爭、不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這是現在起死回生的一種最好的良藥，所以都不發神經病了。（……）

上人：…… OK.

弟子：OK. No questions. No opinions.（好了！沒有問題了，沒有意見了。）

這是《論語》為政第二，你們也隨著我念。《論語》為政第二，念啦。（眾隨著念：《論語》為政第二。）

（念了幾遍以後）上人說：這是《論語》，不是「倫」；「論」，議論的論──論語。《論語》為政第二。（眾等隨師又念了幾遍。）

上人：這是這個題目，裡邊這個「論」了，這是《論語》了。這說「子曰」。（眾等隨念：「子曰」。）

（16）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17）由。誨女知之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上人：「子曰。攻乎異端」（眾等隨師念了若干遍，均略之。）
上人：「斯害也已」（眾等隨師念了若干遍，均略之。）
上人：「子曰。」
眾等：「子曰。」
上人：「由。」
眾等：「由。」
上人：「誨汝知之乎。」
眾等：「誨汝知之乎。」
上人：「子曰。由。」
眾等：「子曰。由。」
上人：「誨汝知之乎。」
眾等：「誨汝知之乎。」
上人：「子曰。由。」
眾等：「子曰。由。」
上人：「誨汝知之乎。」
眾等：「誨汝知之乎。」
上人：「子曰。由。」
眾等：「子曰。由。」
上人：「誨汝知之乎。」
眾等：「誨汝知之乎。」
上人：「子曰。由。」
眾等：「子曰。由」
上人：「誨汝知之乎。」
眾等：「誨汝知之乎。」
上人：「知之為知之。」
眾等：「知之為知之。」
上人：「不知為不知。」
眾等：「不知為不知。」
上人：「是知也。」
眾等：「是知也。」
（反覆念了若干遍以後，又從頭反覆念了若干遍，均略之。）

上人：「子曰。」
眾等：「子曰。」
上人：「攻乎異端。」
眾等：「攻乎異端。」
上人：「斯害也已。」

眾等：「斯害也已。」
（從頭開始，重複了幾遍，均略之。）

上人：字都認識了沒有？果陀，字都認識了沒有？
弟子：（……）
上人：啊？認識了沒認識啊？（英譯……）

前邊講已經講過很多了，這「為政」。「為政」就是學著怎麼樣作官，怎麼樣去治理國家，這叫為政。所以讀書的人，都應該懂得怎麼樣治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就是去學習，去研究學習。「異端」就是旁門外道。在中國，所謂異端是什麼呢？就是楊朱墨翟這個學說。楊朱墨翟，楊子──楊雄。這個楊子他什麼事情都為自己，對自己沒有利益的事情，什麼事情他也不幹，一舉一動都要為他自己利益作著想。唯利是事，對於自己沒有利益的事情，什麼他都不做，就是自私；很自私的，「楊子為我。」

怎麼樣自私法呢？「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他把他這個毫毛拔下來一根，就一根毫毛那麼多的，對天下人人都有利益，他也不幹的。你看這個人自私不自私？
墨子呢？墨子是兼愛，也就是博愛。博愛，怎麼樣呢？「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從他頭頂上，用一把刀砍到他腳底下，把他身體給分開了，「利天下。為之」：他對天下有利的事情他要去做去。所以一個是「為我」，一個是「兼愛」。

兼愛，就愛人如己，愛敵人比愛自己還更厲害，所以這個「摩頂放踵」，從他頭頂上，用一把刀砍到他腳底下，把這身體給分開；他自己無論受什麼樣的痛苦，只要對於天下人有利益，他也去做去，這叫「兼愛」。

在墨子那時候，那是列國的時代，就會造飛機。所以你們不要以為這個飛機是現代才有的，覺得很奇怪。在中國列國的時候，已經有人會造飛機了。不過那個時候中國人保守，他不發展這種的工具。他一個人造，再就沒有傳給人，所以以後也就沒有人會造了。還有三國時代那個諸葛亮，會造「木牛流馬」。那個木牛流馬造的就像現在這個卡車似地，那個機器，你人一轉那個機器，它自己就會走了，也不用吃草，也不用吃飼料，就這麼妙的。可是後人沒有人發明，所以就都失傳了。這是在中國古代的時候就有這個。

這個「楊子為我」，連他父親都不顧，這叫「是無父也」。「墨子兼愛是無君也」：墨子兼愛一切的人，他是沒有這個君臣的分別了，弄得沒有什麼遠近親疏了。可是他那個並不是行菩薩道。他就懂得那個兼愛，那麼究竟為什麼兼愛呢？他也不知道，所以這叫異端了。

那麼現在佛教這個慈悲喜捨，和他那個又不同。佛教雖然說行菩薩道，但是它都有一個因緣，還是有一個等級的，不是像他那樣那麼籠統顢頇，不像那樣子。所以孟子才罵這個楊墨，說「楊子為我。是無君也」：他沒有君父，沒有君，也沒有他爸爸了；他只為自己。「墨子兼愛」：他沒有親疏遠近的分別，這個「無父也。」他拿人家都當他爸爸來看，這叫「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他說他也沒有爸爸，也沒有一個君王，沒有一個長幼尊卑，都是大家平等兼愛。

他那個兼愛，也就是好像現在那個，大約像那個葉利欽（音。Oregon?）那個叫什麼Rajneesh。那個Rajneesh的地方也不准結婚，但是許可人隨便性行為。他那個兼愛，大約就有這種的成份在裡頭，這是一種邪說，這叫異端。

「攻乎異端」：就是學習這種的邪說。「斯害也已」：說這是有大的害處。這要是為政府的，許可人作這種的事情，這對國家有大害的，所以說「斯害也已。」「斯」，就是「這個」，這種的邪說，一定有大害處。聽得懂了嗎？你們這個大人聽得懂這一句《論語》了嗎？這是議論，就是討論這個問題。懂了沒懂啊？

弟子：懂、懂、懂。

上人：你懂了沒懂啊？

另一位弟子：我不懂。

上人：你不懂啊？誰懂啊？（英譯）

上人：唉！教這些個小學生，真是很難教的！很難教的，要有點忍耐心。你看我，費了這麼多氣力，他還說「我不懂」啊！

第二句這「子曰」，懂不懂啊？「子曰」，就是孔子說話了。「子曰」是孔子說了。懂不懂啊？你懂不懂？講啊，這回懂不懂？

弟子：不懂。

上人：還不懂？你這「不懂學生」啊！你這個學生是個「不懂學生」啊！

「子曰。由」：這個「由」，就是仲由，就是子路。孔子稱他一個名字，就好像說：「果陀！」

吾「誨汝知之乎」：說我教你，你知道嗎？你知道不知道啊？他說：「我不知道。」（眾笑）這是孔子那兒說了，說：仲由啊！「誨汝知之乎」：說我教你的道理，你懂不懂啊？他說：「不懂。」

那就說「知之為知之」：你要懂嘛，就說懂。「不知為不知」：你要一點也不懂嘛，就說不懂。他就「不懂」：大約游水游慣了，游水，往水裡一跳──「不懂」（「撲通」的諧音），他掛著游水呢！「是知也」：說我知道了。是，我知道了。

哎！我再給你們講一遍啊。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果陀，來，我教你。來來來，coming，我教你。你教他們，你看那個第一行「子曰」。你說「子曰」。

果陀：「子曰。」

上人：「子」，是誰？（沒有回答。）孔子，「子」是孔子。來，我教你，我一定要教你懂了才得。好了，上來要懂，不要怕。來，上來；站好，來。你不要合掌，你要活潑天真。這個叫「子。」

果陀：「子」

上人：是誰?

果陀：老子。

上人：啊?

果陀：老子。

上人：孔子。小子，這是「子曰」。「曰」是說了，talking；「曰」是talking。「子」是Confucius，孔夫子。這個「子」是孔夫子，「曰」是說了，talking，這叫「曰」。這不是個「日」，這是扁扁的。「日」嘛，是這麼樣長長的這麼樣子。這個是「曰」。「攻」：「攻」是study、study，talking。

果陀：study。

上人：我教你，你講給他們聽。你說：「『子』是孔子。」給他們說。

果陀：「子」是孔子。（眾笑。）

上人：啊！「曰」是 talking。

果陀：「曰」是 talking。（眾笑。）

上人：嗯！笑什麼？我這教我的；他也可以教你們。

上人：「攻」是 study。

果陀：「攻」是 study。

上人：哎！「乎」：「乎」是虛字，是在這兒沒有什麼意義的，沒有什麼意思的。「攻乎」：就是你學習異端。這個「乎」是語助詞，幫助這句話呢。這個「異端」：異端意思 outside way, outside way，異端。「異」是 different，「異」is different。Talking。

果陀：「異」is different.

上人：「端」是 outside way, outside way.

（果陀大約沒聽懂老和尚的發音，故有人提醒說：outside way.）

果陀：哦！「端」is outside way.

上人：Like Mr. 楊、Mr.朱、Mr.翟、Mr.墨。Mr. 楊，like Mr. 楊、Mr.墨。This is different name 啊，talking.

果陀：（聽不清果陀說什麼。眾笑。）

上人：Outside way. OK?「斯害也已」： This is a big harming. This is「斯害也已」is big harming.

果陀：「斯害也已」is big harming.

上人：啊！OK. 你要膽。你不要怕，我要叫你來 going do, do teacher 啊！OK.

（由。誨女知之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個是「子曰」：就孔子說了，孔子talking.

果陀：孔子talking.

上人：「由」is仲由，仲由、仲由。「由」is people's name. People's first name is「由」. This person is called「由」, is people's name。

果陀：Somebody's name?

上人：Yes.

「誨汝知之乎」：「誨」is teaching. I'm teaching you. You understand?
你懂不懂啊？teaching，「誨」就是 teaching；我教你。「知之乎」：你知道不知道啊？You know? You don't know? 「乎」是問，詢問詞。詢問，就問一問你，你知道不知道啊？you know is not？啊！

「知之為知之」：你要知道嘛，you know is OK. knowing, knowing. 「不知為不知」：If you don't know, you can say you don't know.「是知也」：我是知道的。I really know. OK.

你要 study, study teaching. OK? Don't like be scared of everything. OK? Make you have very strong wisdom. OK?

（18）子張學甘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聞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
上人：出來講一講，（……）能念，可是你們現在好幾個人出來念，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現在能背得出來？讀中文；你們跟著我來讀。（英譯。）

上人：《論語》。
眾等：《論語》。
上人：為政第二。
眾等：為政第二。
上人：子張學干祿。
眾等：子張學干祿。

上人：子曰。
眾等：子曰。
上人：多聞闕疑。
眾等：多聞闕疑。
上人：慎言其餘。
眾等：慎言其餘。
上人：則寡尤。
眾等：則寡尤。

上人：多見闕殆。
眾等：多見闕殆。
上人：慎行其餘。
眾等：慎行其餘。
上人：則寡悔。
眾等：則寡悔。
上人：言寡尤。
眾等：言寡尤。
上人：行寡悔。
眾等：行寡悔。

上人：祿在其中矣。
眾等：祿在其中矣。

上人：子張學（……）一直把它活動；不是一定的，所以叫學生他琢磨不透。他找不著你的這個門徑，那麼他就要注意了。「子張學干祿」：這「干祿」兩個字怎麼講？你頭先講的我也沒聽清楚（……）學著怎麼樣能求到祿位。

「子張」是孔子一個學生，他就嚮往作官，有這個作官的欲念，所以他就請問老師去了，說：「老師，我得怎麼樣能想什麼辦法，行一個什麼賄賂啊，是怎麼樣才能作一個大官呢？」這「學干祿」：干，求這個俸祿；干，求這個爵祿：干，求去。

那麼孔子一聽，這個學生真是沒有出息，是一個搞名搞利的。但是也不能不應付他，所以就設了一個問題，說「多聞闕疑」：你去集思廣益，多多地用這個旁人的所聽來的；可是那個有所懷疑的，就不要去實行。說這作官的方法得要怎麼樣子？你去「多聞」，就是各方面蒐集、蒐羅情報，作間諜。那麼「闕疑」：那個有懷疑的，你覺得有問題的那個事情，你就不要說它。「慎言其餘」：你就說的要很靠得住地，很真實地，沒有一點可懷疑的，要這樣子，「慎言其餘。」

「則寡尤」：這樣你就不會有什麼錯了，也不會招來一些個怨尤了，也不會有什麼麻煩發生了，這個「則寡尤。」「則寡尤」就是寡少這個錯處。

那麼「多見闕殆」：你也要多多去見識，不要閉門造車，故步自封，不要固執己見，你要「多見」，看見人家怎麼樣作。「闕殆」：那個危險的事情，你不要去作去；那個不合理的事情，你不要去作去，你保留著它。「則寡悔」：你作什麼事情就不會後悔了，不會有很多煩惱發生了。「則寡悔」：你言語之間沒有什麼錯處了，沒有什麼怨尤了。你這個行為也不會有什麼懊惱，或有什麼覺得很煩惱。這樣子的話，「祿在其中矣」：你作這個官祿，你這個官位就會保得住了。這個，你一定就有官作了。

這是孔子教他的，所以說「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祿在其中矣」：那個祿，就在你這個言語之間和行為之間沒有錯誤，那麼就可以保留住你這個地位了。

今天講的還是《論語》。這個《論語》就是互相談話；你不要以為這個《論語》就有什麼高深的意思，就是大家這兒談論的這個語言。那麼談論，這都很隨便地，很不加造作地，那麼很自然地在那兒互相問答，互相討論這一些個問題，所以這叫《論語》。

那麼總起來呢，這在學校裡可以叫亞洲文學；這是亞洲一種文化的產品。（錄音帶斷。）所以你要寫這個什麼（錄音帶……）講《論語》，是令人很笑的；不是笑《論語》。你這個就是包括在亞洲文學裡頭的一部份。那麼人家問你，說：「你們的大學裡頭講什麼課程啊？」說：「我們講《論語》。」你要單這麼樣一說，人家就覺得：「喔！你們知道的太少了。」你要說「亞洲文學」──這個《論語》在亞洲文學裡頭包括著。這亞洲，差不離的就是日本、韓國，乃至於新加坡、馬來亞、臺灣，這個亞洲的文學他們都懂。

所以，你們要懂這個大體上的這個意思。那麼現在講的是「為政」。「為政」就是講怎麼樣去作官。這一類的「論語」，都是研究怎麼樣才能去作國家的一個好官，所以這叫「為政」，還是它屬於這個《論語》的第二。

上人念原文：

（19）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20）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21）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弟子提醒：「施於有政。」）啊！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真把我氣壞了，氣得我都忘了；把我的《論語》都忘了。你說你的「功德」多大！真是無量無邊的「功德」啊！

「哀公問曰」：哀公是魯哀公，問孔子，就說「何為則民服」：怎麼樣子作法才能令老百姓佩服呢？一般老百姓才能不反對呢？問這孔子。「孔子對曰」：以下對上說，這叫「對」。「孔子對曰」：因為哀公是個皇帝，是國王，那麼孔子是一個遊學的一個學者，所以他就「對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直」，是選舉出來這個直的，很忠直的這個人。「錯諸枉」：把那個不忠直的，就是奸的。「枉」就是奸臣，就不用他。「則民服」：這樣子你把那個正人君子選來作官，那個小人不用他，放到他一邊，這老百姓就服了。所以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說你要是舉出來一個「枉」，這個不忠實的這個人，叫他當政，「則民不服」：這老百姓就不會佩服了，不會心悅誠服了。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問曰。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說我令我這老百姓，又能恭敬，又能忠心，又能時時教那個不恭敬、不忠心的老百姓，也都來盡忠，也恭敬了，也作一個很好的國民、公民。「如之何」：這個得要怎麼辦呢？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莊」就是莊重，就是正，一個很正的，聰明正直。說你時時很嚴肅地，很莊嚴地。「則敬」：這個老百姓就恭敬了。「孝慈則忠」：你要教老百姓都要盡孝、盡慈；父慈子孝，這個老百姓就會忠於你了。「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舉出這個善良的，善於教育的這個人、這個教育家，來教化這些個「不能」：不懂得教育的人。這就是「勸」了：這就是來勸勉老百姓。這是答覆季康子這個問題。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或謂孔子曰」：這「或」就是或人呢；或人，就是當時一個不知道，忘了他姓名了。「謂孔子曰」：對孔子就說了。

「子奚不為政」：說你這樣的學問，這樣的道德，你怎麼不去作官去呢？你怎不去從政，來給老百姓謀幸福呢？「子曰」：孔子就說了：「書云」。這個《書經》上說，「孝乎」：說這個孝道。「惟孝」：惟這一個「孝」字，「友于兄弟」：對兄弟都很友善地，很愛護地。這個就是作官了。既然這樣子，那麼何必又一定要去作官呢？「奚其為為政」：為什麼一定要去再作官呢？

「施於有政」：你要能以盡這個孝道──「惟孝友于兄弟」，你用這種方法去教化人，這就是為政了。這就是「施於有政」了。「是亦為政」：這個就是一個從政的。「從政」就是作官的。「奚其為為政」：為什麼一定要去有那麼個作官的名呢？不需要的，我已經就是作官了。

你看！孔子也很會辯的，他沒有作官，他說他作官了。這並不是打妄語，並不是說：「你偷東西吃了沒有？」他很坦白地說：「我偷吃了。」要不坦白就說：「我沒吃啊！我沒偷吃啊！」這就是有個覆藏罪了；不單不坦白，這叫掩飾罪過，罪上加罪。所以你們誰造了罪業，要不懺悔，不認真懺悔，那是罪上加罪的，默默中一定不能允許你這樣的，因果絕對不放過你的。

（22）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哉。

弟子提醒上人：「人而無信。」

上人：啊？

弟子：「人而無信。」

上人：哦！這個「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這個「車」字，讀「居（ju-1）」，不是讀「車（che-1）」，你們讀書的人應該知道，我們說「長讀（音）子車（ju-1）」，不是「長獨子車（che-1）」。這個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車。叫子車（居ju-1），不是叫子車（che-1）。這個應該要懂得的。所以你念了很多書，一念，念的這個音不同了，人家就知道：「哦！你這盡念白字。」就知道了。

好像寫字，這中國字很欺負人的。你寫得好字，你就不認識字的，他也認為你這個人寫字寫得很好，是很有學問了。那麼你要寫字寫得不好嘛，你就認識再多字，他也覺得你沒有料，沒有材料了。所以這個寫字體，一定要好。

這個字體怎麼樣謂之好呢？字體本來有「歐柳顏趙」等。「歐」就歐陽修；「柳」就是柳公權；「顏」，顏真卿；「趙」，趙孟頫。那麼這四大家寫字寫得都非常好。趙孟頫的字，是又有肉又有骨頭；柳公權的字是有骨頭沒有肉；顏真卿的字是有肉沒有骨頭，好像很胖的，但是那個裡頭包著骨頭不露；歐陽修的字呢，寫得很秀麗的。這都很好的字，各有所長，就這四大家。

所以我們學中國文學，你要把字練習得寫得很端正的，所謂「一筆不苟」：這一筆也不要叫它敗筆，也不要馬馬虎虎就把它一筆寫完了，這不能馬虎的。所以學中國字，你就是文章作得再好，你要字寫得不好，你考狀元可考不上的，所以一定要寫好字。

這個有小楷，有大楷；大楷就寫大字，小楷就寫小字，蠅頭小字，就像那個蒼蠅頭那麼大；蒼蠅頭那麼大一個字、一個字的，但是都是一筆不苟，清清楚楚地。所以這是中國文學才有這樣子的情形。

好像，這個果真也大學畢業，也得到這個 master degree，有碩士的學位，可是中國字寫得不好；寫得不好還不算，他還自己造字，自己造出的

字誰也不認識。怎麼樣造字呢？這回我到加拿大，我發現他寫這個……（上人對果鏡說：你看他，這個果鏡，你看他寫那個果，那個翻譯得不太好，幫一幫他把它重翻譯過，看他原來那個翻譯的不好，都把它重翻譯過，不能「認舊罐」（音），他那個已經……）（錄音帶斷……）弟子的講解……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這個「子曰」，就是孔子說。孔子說這個「人而無信」：作人一定要有信用；要是說話不算，沒有信用，「不知其可也」：不知道他如何，其可也。人一定要有信用；沒有信用的話，就不知道他能怎麼樣。好像大的車沒有輗，小的車沒有軏。這個車前邊有塊橫木頭，拉著好推走。假如這個車沒有這個東西，「其何以行哉」：它怎麼能走呢？就好像人，一定要有信用；沒有信用的話，一定行不通的。

（23）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那麼頭一段就說的：「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這一段是問禮，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世」就是一代一代的。「十世可知也」：經過這十代才可以知道。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殷的禮是從這個夏禮來的。「所損益可知也」：「損益」就是損失和增加，可以曉得。「周，因於殷禮」：周是從這個殷。「所損益可知也」：則損和益可以知道。「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或者繼這個周禮，雖然經過百世，也可以知道。

（24）子曰。非其鬼而祭者。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孔子又說了，你要祭這鬼神，一定是那個人要祭的鬼神；不是這個鬼神而祭的話，是一種諂媚。「見義不為。無勇也」：見著義一定要做；不做的人，是「無勇也」，沒有勇氣的。「見義」，是見著義的話，一定要勇猛去做去；假如你不去做的話，就因為沒有勇氣。

上人：很好，very good.（錄音帶斷。）簡單地講一講。經過我們這個劉老夫子給解釋得很好，我所以就省了很多力氣。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人，作人一定要重這個信，還要重這個義。這個「信」就是信用。不失信於人，就是不打妄語。這個「信」就是不打妄語；你要是「不信」，就是打妄語了。所以說「人而無信」：你要盡打妄語，誰也不相信你了。誰見著你，他說：「哎！這個人講話都是假的，不實在的。」沒人相信你，你什麼事情也行不通，所以「不知其可也」：不知道他能幹什麼？「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就像什麼呢？就像那個「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似地。

那個大的車上邊，沒有「輗」那個小木頭；那個小木頭，可是很重要的。小車，那個小車雖然是小，但是要沒有那個「軏」；有那個「軏」，那個車可以站住。這個「輗」往前拉，那個「軏」呢，大約就是要停住；就那個馬要停那兒，他一碰那個木頭，坐到那木頭上，那車就站住了：好像是這樣子的。

總之就是能走，不能走的一個問題；行得通，行不通的一個問題。就是有人相信你，沒有人相信你的問題。你要有信用，就有人相信你；你沒有信用，就沒人相信你。有人相信你，你做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好了；要沒有人相信你呢，你做什麼事情也做不好的。「不知其可也」：不知道他能幹什麼。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張這個人，大約也是歡喜神通的，願意知道過去未來的事，所以他就問孔子，說是這個從現在往後算，要算到第十個朝代，或者一千年以後的事情。一世算一百年，一千年以後的事情能不能知道呢？「子曰」：孔子就說了，說「殷」，就是殷朝。殷紂王的時候就是商朝，也叫殷；這個商湯王、殷紂王。那個夏、商、周三朝，那個殷又叫商。

那麼這個「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它所增加的和減少的，就是它用的，和不用的這個禮。它所用的這種國家的禮儀，或者它不用的，自己又設立出幾個新的禮來。這個損益，也就是新舊，也就是新陳代謝的意思。新的添上了，舊的去了；或者舊的保留著，新的也不添了：這叫「損益」。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這個殷朝就是商；這個夏就是商湯王接著。那麼殷朝是繼續夏的天下，它所用的禮儀方面，或者增加，或者減少一點，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這就是「所損益可知也。」它增的什麼，減的什麼，我們大家都知道。

「周因於殷禮」：周朝，就是周武王得天下以後建立的朝代。「於殷禮」：他是根據殷朝這種禮節，來或者添多一點，或者減少一點，「所損益可知也」：我們也都知道的，我們都可以查得出來的。那麼「其或繼周者」：因為當時孔子那時候，周朝還是周朝天子；雖然周朝末了，但還仍然是周天子，所以他說，將來繼承周朝這種禮儀的這個國家，是怎麼樣呢？「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雖然就到百世，也可以知道這種的制度；這種的禮，都可以知道的，都可以推究出來。「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怎麼叫「非其鬼」呢？這個足見當時就很多人祭祀鬼神，就是變成一個多神派。所以那時候一定耶穌也快要出來了，要提倡這個獨神派，提倡這個光棍子神這一派出來了。所以，他也或者聽見孔子這麼說過，說「非其鬼而祭之」：說不是正直無私的這個鬼，你要祭祀他，「諂也」。這你就是諂媚，也就是你給他賄賂，也就是你向他那兒去給他封個紅包，去買通他，這「諂也」，諂媚鬼神。這叫諂媚，你不應該祭他。

你為什麼要祭他？你祭他，你不是諂媚他，是幹什麼？好像那個狐狸精啊，黃皮子啊，你去到那兒給它叩個頭：「保祐我發財。」喔！它就一高興，「好了，讓你撿著一塊金子。」這是諂媚鬼神得來的，這沒有什麼大意思。這樣得一塊金子也是等於糞土一樣的，裡頭沒有價值。

「見義不為。無勇也」：說是見著這個「義」，就是你應該作的事情，治世之宜。你應該作的事情，你要不作，那就是沒有勇氣；你不應該做的事情，你要作，那就是發狂。你應該作的事情，你不去作，那你就不負責任。「無勇也」：你根本也不能判斷是非，這是「無勇」。就是你不能判斷這是非，處事處得不當然，你沒有一種仁勇。

這個「勇」，是包括「仁」字在內，不是單單就那「一勇之夫」，「拔劍而起，挺身而鬥」那種勇。這是「大勇」：大勇是「智仁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道也」，這是天下一個很通行的一個道路，所以這個勇，就包括智仁勇。有智慧就有仁，有仁就有勇。

今天簡單講就這樣了，你們願意再往深了研究，這個理論是會很廣泛的，就「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我就是知道這麼多，我就講這麼少。

（錄音帶斷）我們要學法的人，凡是有人教我們，無論世間法和出世法，都應該這麼畢恭畢敬地來求法，拿這個法要當回事；不是好像作戲似地這麼敷衍了事，苟且塞責，或者就走形式。這必須要畢恭畢敬的。至於過去所講《論語》，不需要請法，因為它是一個世間法；可是我們要真正明白法的人，世間法也就是出世法。「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所以那麼今天又開始請法了，就不必矛盾，其他人也不必就說：「喔！這個不必。」他已經在那兒請了，你這個弄得很難看的。那麼他就不必，可以在他請完了以後告訴他，也不必在這兒這麼樣子就告訴他。

尤其這請法，就是出世法和世間法，這都不是什麼不對的事情；沒有什麼不對的事情，所以我們大家都要明白這一點。「世間一字師」：就是受人教我們一個字，我們都應該永遠不忘了。（錄音帶斷。）那麼天天教你們這些個世間的學問，和出世的學問，都不應該看得這麼簡單，馬馬虎虎地來走形式。請法這個人是代表所有的人來請法，你要能請法，將來才能說法。因為你請人家說法，將來你就會說法。你為什麼不願意說法呢？就因為以前你不請法。所以這都是有前因後果的一種關係。那麼這一點，人人都應該知道的。

（錄音帶斷。）……嗯？妳在某某地方行為怎麼樣子，我不管妳！妳要到這兒改邪歸正，可以的。妳為什麼到這兒還這麼樣子？妳說說看！我這個地方是可以馬馬虎虎混的嗎？我要收妳這樣的徒弟，我車拉船載多得很呢！人都會來。收妳一個偷吃東西的，天天跑到廚房；那個老鼠都是妳引來的，妳知道嗎？妳變成一個老鼠精、老鼠王了，妳這個活著就一個老鼠的樣子。我這個地方，妳不可以這麼耍無賴。妳聽見了沒有？妳以為我這兒和你們開玩笑呢？有妳這麼一個「大老鼠」，我怎麼能去趕那個小老鼠？人說：「你的徒弟都是老鼠，都來這兒吃東西。你怎麼叫我們走。怎麼可以的？這講不通的。」……

這個庫房和齋堂，除了吃飯的時間，誰也不可以進去的，這個鎖匙應該鎖上它。只有一個人可以開那個門，到時候要開，旁人誰也不可以有那個鎖匙的。（錄音帶斷）裡頭，誰也不准隨時隨地跑到庫房、齋堂去的，誰也不准去的，就是鎖不鎖也不准去的。你們這些個，都變成又饞又懶的饞鬼、懶鬼，都變成「老鼠」了。

（……）結齋以後那可以的，那不算的。結齋以後，你沒吃飽，可以再吃一點，就不要單獨一個人，跑到那個地方特意去偷著吃去。（……）我看這不是你一個人，我看很多人都是結齋了之後，還是在那兒吃東西，嗯！這個可以通融的。

你有什麼了不起，你那麼貢高我慢、自滿！你什麼事情你超過人，說一說看？凡是盡想吃東西這個人，絕對不會修道了；要是你會修道，絕對不會盡去偷東西吃。……